



第二千三百六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 | | |
|---------------|-------------|
| 成员：法国 |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
| 圭亚那 | 辛克莱先生 |
| 爱尔兰 | 多尔先生 |
| 日本 | 西堀先生 |
| 约旦 | 努赛贝赫先生 |
| 巴拿马 | 伊留埃卡先生 |
| 波兰 | 诺瓦克先生 |
| 西班牙 | 德皮内斯先生 |
| 多哥 | 阿梅加先生 |
| 乌干达 | 奥顿努先生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
| 美利坚合众国 | 利钦斯坦先生 |
| 扎伊尔 |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 1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

- (a) 1982年5月4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37)
- (b) 1982年5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99)
- (c) 1982年5月21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00)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议程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根廷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利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雅各布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斯特里特先生(澳大利亚)、德弗先生(比利时)、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佩尔蒂埃先生(加拿大)、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罗亚·库里先生(古巴)、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马耶·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登塔斯先生(希腊)、德尔普里·克雷斯波先生(危地马拉)、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卡迈勒先生(印度尼西亚)、梅纳先生(肯尼亚)、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琼斯夫人(利比里亚)、穆尼奥斯·莱多先

生(墨西哥)、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卡列·卡列先生(秘鲁)、阿萨尔·戈麦斯先生(乌拉圭)和马丁尼·乌达内塔先生(委内瑞拉)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智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意大利和荷兰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特鲁科先生(智利)、范韦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拉罗加先生(意大利)和舍尔特马先生(荷兰)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理会各成员手头有下列文件：S/15105，内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5 月 24 日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全文；S/15106，内有爱尔兰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全文；S/15108，内有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5 月 24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件全文；S/15110，内有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 1982 年 5 月 24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件全文。

安理会各成员也收到了阿根廷、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982 年 5 月 24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普通照会副本。这一照会将以 S/15111 的编号作为安理会的一份文件分发。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先生，我国代表团怀着极度满意的心情欢迎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的主席。你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任此职的。然而，你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已经显露出你的耐心、老练和机智，我国代表团深信，这些品质将有助于你圆满地履行你的职责。

我国代表团还要借此机会向扎伊尔的卡曼达·瓦

卡曼达大使表示应有的敬意，他在上个月的一段最艰难的时期主持了安理会。他那熟练的工作技能证明了他没有辜负我们在四月初欢迎他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怀有的那种最大的信任。

安理会应爱尔兰政府的要求召开了最近的这一系列会议，该政府在它于1982年5月4日发表的声明中，对它称之为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以及关于已有数百人丧生的报告表示关注。当然，从那一天起，南大西洋的形势明显地恶化了。现在，战斗加剧了，双方都蒙受了日益增多的人员伤亡和无法估量的物质损失。

我国政府自然是关切并遗憾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感到应该表达这些观点，鼓励阿根廷和英国回到谈判桌上来，根据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根据爱尔兰在其书面声明和5月21日在安理会上的口头发言中所表示的关注，根据我国代表团所认为的当前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关系的需要，我现在不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实质发表什么意见。安理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圭亚那代表团最关心的事是在我刚才说明的基础上结束这场战争，这是一场已经使人们伤亡惨重、痛苦不堪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场战争并没有使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感到突然，当然也没有使安理会的任何成员感到突然。事实上，我想不出有哪一场战争象这次一样使安理会有如此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主席通过协商于4月1日代表安理会成员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双方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继续寻求一项外交解决办法。

4月3日，安理会认定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出现了破坏和平的行为。安理会本着其一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为防止破坏和平行为的再度出现，在第502(1982)号决议中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要求阿根廷立即从岛上撤军，阿根廷军队是在4月2日、也就是我们的主席发出呼吁的第二天占领该岛的。

众所周知，阿根廷并未按照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强制性规定从岛上撤出它的军队。事实上，在这一决议通过以后，阿根廷反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它在岛上的军事力量。我们现在都亲眼看到了当安理会在4月的头几天审议这个问题时一些国家所预言的那种可怕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对这种不履行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做法深感遗憾，正如它对于使得通过该决议很有必要而在决议序言部分第二段描述的那种特别行为也深感遗憾一样。这一行为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宪章规定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避免使用武力来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都有义务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圭亚那因而不能同意一个国家单方面地诉诸武力来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它同另一个国家的争端。使我国代表团更为不安的是，这种诉诸武力的行为，甚至是发生在有关两国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就象4月2日以前的情况那样。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必定是、也必须认为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大厦的基石，而联合国正是要代表和促进这种法治的。当一个国家选择了诉诸武力的办法，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它与别国的争端的时候，它必须认识到，它这样做就是采取了一种使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生存机会受到严重影响的行动，而其后果将远远超出这一点。

八十年代的世界的特征是已经多得令人震惊的冲突和动荡不安，以及各种类型的国际争端的增加和激化。就在本半球，还有一些其它的争端有待解决，还有一些争论有待解决。有些争论最近已经显示出不祥的特点了。4月2日的行动甚至被吹捧为是一种可供模仿或摹拟的榜样。如果这样的行动是可以被宽容或可以被默认的话，那么，那些与别国有争端或争论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发现自己处于军事劣势的国家，可指望什么呢？我们还可指望什么呢？

我反对诉诸武力而破坏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进程的做法，是遵循和坚持了圭亚那坚定而明确地提倡的一贯立场。在安理会处理眼前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在安理会审议伊拉克提出的对以色列的控诉

的时候，就捍卫了这一立场。我当时说，联合国会员国要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要以武力相威胁或诉诸武力。最近，在讨论尼加拉瓜提出的控诉的过程中，我又提出了告诫，当时我提请安理会注意，各国友好关系宣言也规定有这样的原则，即各国应采取和平的手段，通过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国际争端。

圭亚那相信，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侵略行为决不能得到好处的原则的有效性是必要而连续的。无论何时，当这一原则受到怀疑时，我们必须坚持这种有效性。

然而，不管它最初的原因是什么，眼前的事实是，南大西洋正在进行一场可憎的战争。圭亚那希望看到这种战争状态早日结束。我国代表团赞赏美国和秘鲁政府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所作的勇敢的努力，这是为和平而作的努力，值得我们赞赏。

我国代表团特别要提到我们的秘书长所起的作用。我们很仔细地听取了上星期五他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报告详述了根据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和联合国宪章为保证双方联系渠道畅通和促成双方达成谈判解决的协议所作的持久努力。我国代表团特别要称赞我们的秘书长为此事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称赞他的耐心和刚毅。我们要借此机会向你，秘书长先生，重申我们继续不断的支持和合作。

上星期五，我们的秘书长在报告中谈到他的努力并没有提供结束眼前危机的前景。然而，那个报告描述了在相当多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的秘书长在根据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帮助建立南大西洋的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方面仍可发挥作用。

我国代表团为由于未能执行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而使许多年轻人丧生而深感痛惜。我们怀着最大的、最真挚的诚意希望，即使在当前已经很晚的时候，仍可说服阿根廷明智地贯彻那个决议，使这一争端得以从那雨雪交加的战场，以应有的豁达大度，回到理应处理它的会议桌上来。

因而我国代表团支持下述主张：安理会现在应正式授权我们的秘书长与双方恢复接触，以便早日在阿

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在表示这种支持时，我国代表团为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双方上星期五在安理会上所作的愿意继续谈判的保证而受到鼓舞。因此，安理会也应该立即授予我们的秘书长必要的权力，以恢复他根据安理会第 502(1982) 号决议同双方联系的努力。我国代表团保证全力支持这些努力。

主席：我对圭亚那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阿梅加先生(多哥)：现在仍可称为最主要的战争理论家的著名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分析道：“什么才能证明战争是否有理呢？这要看它带来的牺牲有多大。因此，战争必须彻底地进行，我们必须准备好在造成牺牲的能力方面超过敌人。”他的这个理论现在似乎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当然，这一好战的理论是不能被我们所接受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的现象却是这一理论的佐证，也是这种好战精神的反映。实际上，自从敌对行动爆发以来，联合国的广大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理事国，几乎每天都收到从交战国发来的关于使对方遭受损失的报告。这似乎是交战的每一方都想证实它的巨大牺牲，或者它给对方带来的牺牲。我国代表团倒宁愿根本没有这样的报告。

目前正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持续的战争状态使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牺牲。战争具有一种影响人口的作用，因为没有一场武装冲突不引起人员的伤亡。我国代表团确实对冲突的最近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感到痛惜。战争也是一种影响经济的现象，因为没有一场战争不使用物资和金钱。德·索克思元帅说过，“要发动战争，你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在当前这一危机时期，所有的国家在努力满足其人民的需要方面正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形势，把资源调用和浪费在战争上面是很荒唐的。战争唯一的好处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是会干蠢事的。

安理会已经明智地呼吁双方要有节制，然而，代表智慧的声音并没有能够制止这场战争的势头，战争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鉴于冲突的逐步升级，为了避

免出现最坏的情况，安理会在1982年4月3日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多哥代表团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并希望以此再一次表明它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怀有感情。

多哥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不能同意允许暴力上升到国际关系中一种政治制度的地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指出，本组织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违反这一条，将永远受到我国的谴责，而不管它是哪一个国家，有着什么理由或出于什么动机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对目前南大西洋的形势深为关切的原因，这一形势是由于4月2日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入侵而形成的，它使人们想起1833年1月那令人痛苦的先例。

面对着这一事态的严重性，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毫不迟疑地着手与双方进行谈判，试图说服他们较为豁达地行事。在这点上，我要借此机会对他在解决这场危机中所作的努力表示他理应得到的赞扬。

应当继续进行这些努力，直到最后解决这一冲突。关于这一方面，安理会应该把宪章的有关条款，特别是第四十条中的有关内容付诸实施，并且要求立即停火作为紧急措施的一部分。只有先停火，才能正常地继续谈判。停火之后，交战两国的军队应该撤离，由联合国临时接管该群岛的行政管理权力。

我国代表团在4月3日对第502(1982)号决议投赞成票时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决不是预断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应该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进行分析。在目前的情况下，安理会应该主要关心它为结束这场冲突而宜于采取的措施方面。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双方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用和平方法尽一切可能去解决目前有争论的实质性问题。

基于这一观点，秘书长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已充分表明这确实是如此，他那杰出的外交才能应该鼓励安理会授权他继续进行他已经从事的谈判。

同样，也是基于这一观点，我国代表团要再一次提出，解决这场危机，应该从实施多哥共和国总统

1982年4月15日的建议中提出的下列措施做起：第一，安理会作出一项决定，要求立即停火并恢复由秘书长进行的谈判；第二，阿根廷军队根据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撤离，英国海军部队返回基地；第三，在岛上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国行政管理机构；第四，在联合国主持下继续进行谈判以使双方能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以维持和平为主要职责的安理会履行其职责、采取能结束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交战双方既然都倾向于谈判，必须把他们的努力结合起来，以恢复和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关于这一点，我要引用一段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阁下关于世界各国间和平这一问题的讲话：

“多哥人民强烈希望本国及所有其他国家都享有和平与进步。这种和平必须是真正的和平，能促进我们各个民族的真正解放。这就是为什么多哥在面临我们时代的动乱和对国际平衡的威胁时，总是提倡为灾难性的冲突寻求和平而公正的解决办法进行兄弟般的对话和持久的努力，而这些冲突正在剧烈地震动着我们的星球，每天造成人类生命的损失。”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我先前已经表达了我国代表团对你的深深感谢，你在这艰难的一个月里以无比的智慧主持了安理会多次艰苦的正式或非正式会议，在这个月里，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事态的变化已经使两个友好的国家陷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

我国代表团怎样说也不会过分地赞赏秘书长所作的极其巨大的努力以及他以审慎的方式作了几个星期的艰苦努力来避免现正在南大西洋发生的那场灾难性的激烈冲突并取得一个公正的、体面的和平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本可不必使我们为双方人员的悲惨损失和争端双方长期存在的友谊遭到破坏而感到非常痛苦。

秘书长在1982年5月21日星期五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中讲到了他对于促进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

之间达成协议无能为力，然而报告本身充分证明了他不仅为此尽了力，而且在根据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弥合双方的分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个决议仍然是寻求一个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的规则相一致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唯一可行的基础。

但是，达成一个协议要靠双方，在调解努力的最后阶段，双方差不多在70%的基本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对这个数字可能有争议，这只是我的估计——但汇合双方观点的工作可悲地未获成功。就象秘书长报告中所令人沮丧地指出的那样，虽则只要双方有更大程度的相互信任和诚意，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步或许能够完成，但是时间不够了，而这个使命不得不归于失败。

人们现在几乎普遍认为，尽管这场战争并不牵涉到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这个群岛肯定不是我们在学校里念过的寓言中的宝岛——而只是牵涉到主观上的原则问题加上武装对抗和实际的作战不可避免要产生的日益高涨的情绪，但这场战争有它自己的压倒一切善意的努力的势头。

一个多星期以来，安理会一直在进行着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辩论只是引起了很大的情绪，但并未对停止敌对行动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并未使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规定更易于贯彻而不损害冲突双方的要求与反要求。人类精神上的东西在国家间的关系上令人遗憾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可悲的反映。这也对整个世界发出了一个不祥的信号，那就是，即使是在似乎是次要的问题上的似乎可以克服的分歧也会使合理的外交手段变成武装冲突。这的确是不祥的，在当今这个危险而多变的世界中是很有启发性的东西。

我们常常借以自我安慰的是，尽管进入了核时代，这个世界还是避免了一场最后的大战。事实确实如此，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30起地区性战争，这些战争几乎给每个大陆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亡、苦难和破坏，我所在的中东地区尤其是如此。

如果说这一明显的事实将教会我们什么的话，它必定会教我们如何在处于酝酿状态的争端未爆发之前

及时而有力地处理它们。这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好的机会来避免我们现正亲眼看到的那种悲剧。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外交仅仅只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并形成了其自身生成的势头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才被要求来施加其影响。实际上，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成员，我是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占领该群岛的前一天晚上才得知发生冲突的。枪声的沉寂并不意味着潜在的爆炸性冲突不在酝酿之中。

在这履行我们职责为时已迟的时候，作无益的后悔是无济于事的。安理会新的议题应该是授予秘书长新的正式权力，以努力保证通过继续和谈贯彻第502(1982)号决议的基本内容；在现在这个阶段，和谈将包括并且应该包括那些已给冲突带来新的、危险的方面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不仅对这一争端的双方，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严重的后果。他的使命应该包括保证在切实可行的条件下尽早停止敌对行动。鉴于后来的事态发展，这将是全面贯彻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开端。

武装占领决不应得到好处。我的国家和人民是无视这个基本原则的行为的首要受害者。在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宪章宣布和联合国组织创建以后，无视这一基本原则的行为更应受到斥责。

我国代表团重申，它忠实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包括在解决争端时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这同样适用于4月初武装占领那群岛之前的情况和后来使武装冲突加剧的那些事态发展。

在这流血的时刻，安理会不应该甘心于袖手旁观。停火并不损害争端双方的权利和要求，这场争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约旦在各种国际论坛上表示过的对这一争端实质的立场并未改变，这一立场在我于1982年4月3日向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已作了清楚的阐述。它反对在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时使用武力的立场也没有改变。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荷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席议会就座并发言。

舍尔特马先生(荷兰):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允许我在这次辩论中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发表讲话。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满意地看到你主持这个月的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荷兰对关于福克兰群岛危机急剧恶化的关注促使它在这次辩论中发言。最近几天中,英国和阿根廷武装部队之间的敌对行动急剧地激化了,它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双方的死亡人数都进一步增加了。这使在冲突早期的战斗中造成的英阿双方那已经太长的、悲惨的伤亡人员名单变得更长了。荷兰政府十分关注事态的这一变化和它那潜在的范围广大的严重后果。开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可能对各大陆之间多方面的密切关系具有非人们所希望的消极影响。同时,必须坚持运用法治,本组织的会员国必须遵守它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争端的义务。

我国政府对冲突的一方未能利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深感遗憾。多年来,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荷兰在第31/49号决议付诸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因为那项决议对该群岛居民的愿望未给予足够的考虑。但是,阿根廷对那个至今是对问题实质的最后声明的决议投了赞成票,在那项决议中,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双方

“在群岛正在进行上述决议所建议的过程中,不要作出可能意味着片面变更局势的决议;”[大会第31/49号决议,第4段]。

这后面提到的内容适用于早先提出的关于双方加快谈判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的要求。阿根廷为实现其要求而入侵该群岛,是与这一世界组织的呼吁背道而驰的。我国政府认为,它那诉诸武力的做法,从国际法来看是没有道理的。因此,荷兰和它的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们一起,对阿根廷的行动深感遗憾。

安理会在第502(1982)号决议中为和平解决冲突奠定了基础。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双方后来都声明,该决议的内容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决议的每一条款都要予以执行。因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各方所作的调解努力依然没有结果。关于这一点,我要特

别钦佩联合国秘书长的为达成妥协所作的顽强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钦佩他愿意为进一步的谈判尽力。

在现在的形势下,荷兰政府呼吁双方在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基础上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进行一次新的努力。我们敦促他们停止敌对行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这一媒介或通过其它渠道,就福克兰群岛未来的地位问题恢复谈判。只有和平解决这一冲突,才能使我们这个组织的这两个会员国重新和好。

主席:我感谢荷兰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智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鲁科先生(智利):今天,5月25日,阿根廷人民正在又一次庆祝他们的国家独立的周年纪念日。值得回忆的是,阿根廷人民和智利人民一起参加了争取解放的整个努力。在纪念这一事件之际,我很高兴能通过阿根廷外交部长向阿根廷共和国表达我们衷心的兄弟般问候。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一个伟大友好的具有悠久文化和智慧的、我国与之建立并加强了相互了解的牢固关系和富有成果的外交、文化和商业关系的国家的代表表示我们最诚挚的祝贺,祝愿你顺利完成置于你肩上的艰巨职责。我也要感谢我们的朋友、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上个月熟练地履行主席职务,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履行了那一职责。

自从安理会通过第502(1982)号决议以来,七个多星期过去了;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从马尔维纳斯群岛撤出所有的阿根廷军队,并且呼吁各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的分歧,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这一决议至今并未得到重视。

美国国务卿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在各方的请求和同意下从事的艰巨工作也同样未产生任何结果。

秘鲁总统费尔南多·贝朗德先生个人所采取的友好而崇高的主动行动也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模范的自我牺牲、智慧、理智和坚韧精神所作的不知疲倦的努力不得不暂时中止。

在我发表评论之初，我想回顾一下，智利曾经投票赞成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三个决议，即1965年12月16日的决议、1973年12月14日的决议和1976年12月1日的决议。

这三个决议确定，这是一场主权归属问题的争端，敦促双方牢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要求它们避免作出会导致单方面改变形势的决定。

在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之间长达15年多的外交谈判——这是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和平解决办法之一——以后，这个进程突然被打断了，发生了引起今天安理会为之关注、整个世界舆论为之悲伤的事件。

难道这不是正表明了我们联合国系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吗？这一弱点使我们不能密切注意某些问题的发展，以便在还有机会的情况下，在它们还处于谈判、调查、调停、仲裁、公正地解决或可以由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际协议提供的其它和平解决方法来解决的阶段，成功地适当控制住这些问题。

在我们的积极而有经验的秘书长从事的工作的范围之内，难道不可能寻求一个有助于解决那些现有的条约还无法解决的、仍处于初期的或发展中阶段的分歧、争端、争论和谈判吗？

经验应已使我们完全懂得，事物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许许多多恶魔似的因素就会搅昏人们的头脑，并把他们引向深渊。

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责任，将不幸地永远落在安理会的肩上，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是结束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的最高一级机构，尽管安理会发现自己注定要成为一种如一位政治家所描绘的“东西方意见分歧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而这造成了它缺乏原来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授予的带有强制性的权威。

在这些特定的情况下，世界和平的唯一保证只能

是忠实履行我们作为会员国所作出的庄严保证。我所指的是我们的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第(四)项以及第六章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回顾一下这一点是适宜的，即近在1982年3月关于联合国宪章和增强联合国作用的特别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我想从中摘引两项条款。

第一段(2)写道：

“每个国家都只能用和平的手段和不危害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方式解决它的国际争端。”〔A/AC.182/L.32/Add.1, 第3页〕

第一段(13)写道：

“不管是争端的存在，还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步骤的失败，都不允许争端的任何一个当事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同上, 第4页〕

我提到了联合国宪章条款和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其它国际协议向我们提供的可能性，因为我坚信，通过提高它们的价值，通过建立它们之间更强有力的联系和联合国不断进行着的行动，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来帮助安理会解决这些经常使我们吃惊和使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的形势，因为补救的办法虽然确实存在，但姗姗来迟。

这种关注是有根据的，几位杰出的大使，其中我记得有墨西哥大使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和美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已经在这一论坛上相当正确地认为，在我们这个半球持续存在的某些争端，如果不是用我们自己许诺采用的和平方法来解决，就会危及本大陆的和平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和我国政府根据它们对和平的愿望认为，反对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或分歧的手段是它的国际政策的不可改变的原则。智利极为关切地注视着一场危及本大陆与世界和平的争端的发展。

就象智利外交部长勒内·罗贾斯·加尔达默斯先生最近在5月10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重申的那样，

智利在这场冲突中严守中立，这场冲突涉及两个其友谊和合作在我们的传统和历史中都占有地位的伟大国家。智利将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可能会克服眼前危机的行动，希望那些现在正在采取的和平的主动行动，特别是由约翰·保罗二世教皇陛下发出的呼吁，能受到欢迎。

当然，智利通过我给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充分的合作，以便根据我们希望安理会将授予他的权力，他能继续进行把双方引向谈判的艰巨任务，这种谈判或许能使整个世界和我们的大陆幸免于场无可挽回的悲剧。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特别适合于从事这耐心和崇高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智利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拉罗加先生(意大利)：先生，我要就你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热诚地祝愿你成功地履行你的崇高职责。

意大利请求准许它参加这场辩论，是因为我国对我们所面临的这场严重危机深为关注并深受其影响。

意大利一直赞成用谈判的方法解决英阿争端，并一贯支持联合国为此所作的努力。本着这种精神，意大利对大会1973年12月14日第3160(XXVIII)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意大利政府对引起当前悲剧性冲突的事件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们认为，阿根廷政府决定凭借武力来支持其要求，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在国际关系中不要使用武力的义务的。意大利政府深信，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为同样必要的是遵守用和平手段和以不危害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违背这些原则只会造成有损于国际关系协调发展的严重后果。

本着这一精神，意大利政府支持了整个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停止敌对行动，撤出所有的阿根廷军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分歧，这些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个决议反映了重新建立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条件。

意大利全力支持秘书长为促进谈判解决冲突所作的不知疲倦的努力。他以无比的才能和坚韧精神作出的努力，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也取得了仍然完全保持着其价值的重要成果。

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为表达全体意大利人民的感情，写了一封信给秘书长，表示赞扬和全力支持他以如此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所作的努力，鼓励他不要停止这些努力。

英阿冲突已经造成了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意大利苦恼并且悲伤地注视着这两个与我们有着牢固联系的国家所面临的这一悲剧性局势。一方面，英国是一个与我们紧密合作的友好盟国。另一方面，意大利和阿根廷之间存在着血统和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整个拉丁美洲是我国深深感到与之有着血族关系并在其国际关系中特别重视的地区。

意大利政府在坚持主张完全贯彻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同时，愿意支持任何旨在立即停火以防止进一步流血的积极行动。我国政府认为，秘书长在其先前努力已经取得的重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处于接受继续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努力的任务的最佳地位。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先生，我已经有过一次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5月份的主席，我们对你任职的信任随着你在指导安理会这个月的工作中所采用的堪称楷模的方式而进一步加强了。我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它成员为我们参加现在的这场重要的辩论提供了便利。

仅仅几天以前，当我在安理会就审议调查委员会关于雇佣军侵略塞舌尔的报告发表讲话时，我借那次机会提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惹人注目的关键时期。我冒昧地表示希望我们秘书长的努力能够避免在南大西洋上爆发更大的冲突，并且有利于寻求通过谈判而和平解决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甚至当我发表讲话的时候，秘书长的努力已快要结束了，而双方立场的僵硬

化以及敌对行动以较前更大的、更具有破坏性的规模扩大的准备工作正在进之中。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是一个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幸的产物。不能任其永远溃烂，恶化这个国际组织的两个负责的、友好的会员国之间的关系，危害南大西洋的和平与安全，从而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潜在的危險。

大会的许多决议敦促双方通过和平谈判早日解决争端。不结盟国家自从1975年的利马部长级会议以来，在它们的部长级和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在完全支持把这些岛屿归还给阿根廷的同时，再次呼吁加速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和平谈判。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对话的拖延，在解决争端中诉诸武力的行为，在秘书长斡旋下的谈判的破裂，损害双方利益的武装冲突的发生，以及国际社会竟然成了这场日益加深的悲剧的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这一切都是令人深感遗憾和极为关注的。

从这令人苦恼的危机一开始，印度政府就强调需要避免使用暴力和武力，需要回到会议桌上来。从那时起，通过最近的几个星期，我们日益惊愕地注视着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冲突的逐步升级。印度人民和政府同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共和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使我们深感悲痛的是，这两个国家遭受到并且随着每一小时的流逝和战斗的延续而继续遭受到破坏和大量无辜者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避免行将发生的陷于一场更大灾难的危险和阻止进一步的流血。我们呼吁两国政府停止武装冲突，回到对话的道路上来。

在现在这样的时刻，重要的是不说或者不做任何会加剧紧张局势及使情绪进一步激动的事情。双方政府的朋友如能尽自己的精力和努力，鼓励双方恢复谈判，就是对两国政府及和平事业出了大力。

联合国秘书长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合适的渠道。我们钦佩地看到，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引导双方进行谈判和为形成一个能够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基础作出了耐心的、不知疲倦的和悄悄的努力。他的献身精神和不倦的决心值得我们真诚地称

赞。从他对安理会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双方的分歧已大大缩小了的时候，这一进程不幸地不得不中断了。我们同意许多发言者在这场辩论中所表示的观点，即应该毫不延迟地恢复这一进程。安理会必须用授予秘书长新的权力来加强他的作用，使他能继续努力。

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对付最近几星期事态的严重发展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安理会不能只表示它的严重关注，而要有目的地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有所行动，以恢复和平和协助和平解决争端。每个国家都赞同的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指出了这种途径。秘书长表示愿意继续为双方出力。安理会必须寻找一种办法说服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双方通过秘书长再次进行对话。

我们意识到笼罩着我们的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气氛。然而，这种武装冲突和无意义的屠杀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双方丢掉它们的担心、疑虑和战争武器，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我们希望双方政府能在各自事业的正义性中找到必要的信念和诚意来这样做。在这痛苦的时刻，它们人民的支持和团结应该使它们有信心不诉诸战争，而寻求和平和争取解决这一问题。整个世界指望它们表现出最高尚的政治家风度，我们知道在它们各自的历史和传统的精华中可以找到这种风度。这一本来就不该出现的悲剧性冲突必须结束了，必须现在就结束。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为了表达意识到自由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感情，今天，5月25日，当阿根廷庆祝它那绘出国家独立的美好道路的光荣的革命的周年纪念日时，巴拿马要向伟大的阿根廷民族致以钦佩、尊敬和爱慕的敬意。我们要向解放阿根廷的英雄们致敬，向那些今天在圣·马丁的肥沃土地上为保卫自己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以及人类的伟大理想，为在世界上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反对在拉丁美洲范围内的各种形式和表现的外国统治而勇敢战斗的男男女女们致敬。

我们相信阿根廷人民在这场反对联合王国的荒谬的和不合时代的殖民主义战争中会取得胜利，这场已

经爆发的战争应该受到那些信奉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国家的谴责。

英雄的阿根廷人民的斗争、痛苦和牺牲使得那个民族更加伟大，并为拉丁美洲指出了新的方向。我们祝愿那个姊妹国家的人民和平、繁荣和进步，我们请他们的外交部长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先生转达我们对利奥波尔多·加铁里总统的政府和勇敢的阿根廷人民的祝贺。

为了郑重表明我们的态度，我要读一下昨天由拉丁美洲四位外交部长拟定的有关我们现在安理会审议的问题的声明。我将照原文逐字宣读的并用以结束我的发言的这项声明如下。

“正在出席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的会议的阿根廷、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认为需要向安理会发表下列声明：

“1. 我们重申拉丁美洲反对联合王国对南美洲大陆的军事进攻，并且明确而坚定地表示我们的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并希望安理会通过一项有效的决议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

“2. 我们强烈抗议英国正式通知乌拉圭政府的决定，大意是联合王国决定把它的海空军的军事行动扩展到拉普拉塔河。这一可悲的决定除了违反了一般国际法和拉普拉塔河条约之外，还使得英国可以侵入本大陆的中心部位，因为它无视给予拉普拉塔河如同陆地的管辖范围的地位的所有法律的、历史的和地理方面的原因。这直接影响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的领土完整与安全，同时又加剧和扩大了由联合王国的军事冒险所引起的冲突。

“3. 我们怀着正当的义愤拒绝欧洲经济共同体——爱尔兰和意大利令人钦佩地除外——作出的决定，即无限期地延长在‘制裁’的借口下对阿根廷进行的经济侵略。这一行动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预示着冲突的全面爆发，而这一冲突正日益具有大陆之间的对抗的特征。

“4. 我们惊奇地注意到，虽然自英国舰队开始武装进攻阿根廷共和国以来已有几个星期了，但是安理会仍未采取任何行动来重建和平。人们对下述事实感到更加关切，即安理会经过四天的辩论，其间战斗加剧、伤亡增多，还未证明能对人们的强烈要求作出反应，人们要求无条件停火和采取争取和平的有力行动，为此目的向秘书长授权很有必要。以保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安理会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制止这种军事上的逐步升级。我们不能继续漠不关心地看待这一危害人类前途的事态发展了。”〔S/1111〕

签署此宣言的是阿根廷外交部长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古厄尔·德斯科托、巴拿马外交部长乔治·伊留埃卡、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何塞·阿尔贝托·桑布拉诺·贝拉斯科。

多尔先生(爱尔兰)：我现在发言是为了向安理会介绍昨晚作为文件S/15106散发的那项决议草案。

我星期五在安理会讲话时，说明南大西洋的战争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我还说，我认为必须有人大声疾呼“停火”。

为了给安理会提供这样做的途径——一种我们希望双方都愿意接受的途径，爱尔兰决定在星期一晚上，即在我们的辩论开始三天以后，递交一份决议草案。

在以前许多场合，当这场悲剧性冲突发生和发展的时候，我们曾试图呼吁“停火”，而同时——这是很重要的——坚持安理会自己制定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我们在4月1日就和安理会的其它理事国一起，开始呼吁“停火”，当时我们呼吁双方不要用武力解决旧的争端。4月2日和3日，我们继续这样做，当时我们批评了阿根廷不顾这些而使用武力。我们告诫了冲突继续下去的危险，并且投票赞成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

从那时起，爱尔兰同其它国家一样，以各种方式继续呼吁“停火！不要让冲突导致战争。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而这确实成了一场战争。

一个世纪以前，战争被说成是政治通过其它手段的延伸。今天，这一定义不再适用了。现在战争总是政治上的失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形成了虽不完美但能导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原则。联合国宪章要求我们都采用这些方法，遵循这些原则，避免使用武力。

因此，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和谈判的失败。战争逐步升级，一方深感不平，另一方要保卫原则。现在双方都陷入了危险的战斗，我们所有的人意识到了会有更大的危险，都感到忧心忡忡。

毫无疑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知道在这一从争端到冲突再到战争的逐步升级的连续的阶段中究竟谁是谁非。然而，在这里没有几个国家可自以为是公正的，如果它们注意一下自己的悲剧和失败的话。现在我们必须自问，我们作为安理会能够集体做些什么来给予目前冲突中的双方一条摆脱他们现在陷入的战斗的出路。

唯一合理的出路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这种谈判必须是既不背离一方正以巨大代价捍卫的原则，也不无视另一方多年来感到的不平。这就是我们决议草案的唯一目的。我们已经寻求通过各个细致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要建立更多的信任来使谈判恢复。我们的决议草案实际上设想三个阶段，力求使战斗最终结束，使得秘书长进行的谈判回到轨道上来，并使这些谈判具有新的权限。

我们认为，第一步必须要由双方自己采取。他们首先必须准备立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停止积极的敌对行动。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恐怕其它工作也难以进行。在我们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3段中，我们提议72小时这么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为敌对行动的暂停时间。这不是我们所建议的一切，当然也不是说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战斗就可以继续。我们要的是一个短时间的停顿——足以开始一个过程——以建立最低限度的信任，并且安排比较持久的停火的具体细节。

这一停顿将导致第二个阶段。在那第二个阶段——那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停火——秘书长将开始重新

参与调停活动。这就是我们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段的含义。

在这72小时的时间里，当双方都停止了战斗，他应与双方进行紧急接触，努力通过协议解决持久停火的实际问题。我们很了解有这些问题存在，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可忽视的。

在这第二阶段，比如说或许需要安排一个有限的撤军来防止违反停火的行为，可能会出现武装力量的补充问题，本地区的海军舰艇等问题也会出现。我们认为，那正是让秘书长再次发挥作用的适当时机。他的首要作用是帮助双方在彼此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当场解决实际问题。这能够帮助建立信任和为以后使用第2段中提到的进行斡旋的方法做准备。在这第二阶段，我们也设想由联合国派观察员驻在双方部队那里监督停火是可能的。联合国的这种最小限度的作用，可以作为后一阶段联合国在该群岛发挥更大作用的开端和准备，就象秘书长在他自己的建议中所设想的那样。

至于这一途径的第三阶段，我们想到的当然是第2段中提到的恢复秘书长从事的斡旋使命。如果说在这次辩论中出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的话，那就是赞扬秘书长根据第502(1982)号决议为谈判解决问题所作的努力。这种赞扬在许多情况下是与一种希望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希望看到他带着一个新的、更正式的授权的推动力和权力而继续努力，而这一授权可以在那一阶段尽可能保持他已经使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一致的那些共同点。

我们决议草案第2段的目的是给予他新的权力和动力。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一种途径在现阶段有无任何成功的可能。他现在如何才能希望在先前所作努力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有几个重要的分歧点，这些分歧点使得请他继续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想法具有实现的可能。

首先，他现在将从安理会获得一个正式的授权。

第二，我们决议草案的通过，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保持他已经取得的意见上的一致，否则，这些一致之处可能会完全消失。

第三，形势本身也在变化。人们应当始终希望任何冲突总会达到一个双方都愿意接受一个解决办法的阶段，如果斡旋工作一直在进行的话。

第四，根据我们的建议，当双方建立了起码限度的信任时，秘书长就可作出这一新的努力，这种信任的建立首先是通过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其次是通过在秘书长帮助下商定的比较持久的停火来实现的。

于是，这就是我们的建议——一个细致的过程，一个旨在建立信任和使秘书长的令人钦佩的努力重上轨道的努力。它象任何一个过程一样，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它必须开始于由双方迈出的小小的第一步，即短暂地停止战斗，但是，这个过程旨在导致在新的更正式的基础上恢复秘书长从事的、在两个多星期里取得了如此巨大成绩的令人钦佩的持续努力。

我们的建议并不是象今天上午《纽约时报》所说某一方面人士描绘的“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它也不是糊涂想法的产物。这是一个真诚的尝试，完全出于诚意，旨在为双方摆脱目前陷入的危险而悲惨的战斗提供一条合情合理的、逐渐达到目的的途径，同时坚持——我强调这一点——我们承诺要完全遵守的重要原则。

如果双方现在不接受这一途径，那就随他们去了。如果他们要打到底，那就随他们去了。如果安理会，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不能或不想接受我们的建议，那就听其自然。如果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那就照它的办。我们将欢迎在目前形势下行得通、能带来和平而又坚持我提到过的原则的任何东西。

面对着这一悲剧性冲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爱尔兰仍将认为进行尝试至少是对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在结束安理会理事国短短的任期时，不会有人说我们连试都不试一下。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根廷外交部长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先生。我向他表示欢迎并请他讲话。

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阿根廷共和国对你作为安理会主席指导本组织工作所采用的方式表示感谢。你用这种方式指导了有关一个无疑是严重影响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特别是美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工作。但我也要明确地转达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对秘书长在困难的15天里为获得真正的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作出这些努力时所表现出的公正态度、高效率 and 充沛的精力赞赏。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理事国，它们使得在南大西洋的阿根廷岛屿领土的严重形势下立即召开这一系列的会议成为可能。

我要向这样一些国家致敬，它们在安理会清楚地表示了与阿根廷人民的团结一致，因为它们本身也受到了影响我国的形势的触动，因为它们对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和南乔治亚岛地区犯下的暴行不能保持沉默。我尤其要感谢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他们都亲自来到这个城市并代表他们的国家参加这场辩论。

安理会举行会议是为了研究如同我阐述过的、严重影响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形势。英国在南大西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了死亡和破坏；它那样做在今天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我们正目睹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一种历史的倒退行为；这没有什么别的解释，只能是英国人企图坚持一个已经过时的大英帝国体系和世界霸权，这些东西与它们的淫威和苦难一样，都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英国正在派出其舰队的三分之二驶向我们的海岸，意在教训一个敢于扰乱旧的、没落的大英帝国的秩序的国家，并且向全世界展示殖民主义统治的又一个与当今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样板。

我要提一提作为这场辩论主题的两个基本问题：使用武力和民族自决。

我们被说成是侵略者。我现在不想详述这一点，因为我已经详细谈过了。我已经介绍过今年4月2日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相继步骤了。事情很清楚，是英国首先以使用武力相威胁、然后使用武力的。现在，我们必须置身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以弄清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的真相。

149年前，英国用武力占领了那个群岛，并且维持了——也是靠武力——那种侵占，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那个最初的、非法的和暴力的行动。在殖民主义

占领的表面的平静和安宁的下面，总是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和必要的潜在要素，即武力。大英帝国的警察力量总是存在的，随时准备进行讨伐，威胁着任何敢于冒犯大英帝国秩序的人。

国际关系的现有力量结构并没有根除武力的使用。在许多情况下，它仅仅满足于掩盖武力的使用。殖民主义就是武力行动，它是永久的侵略。它是与真正的和平针锋相对的。本组织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可以提供关于这一真相的证据——有时是痛苦的。殖民主义是与真正的和平完全相反的。它过去是冲突和暴力的根本原因，今后只要它还存在，仍将如此。这就是对南大西洋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真正解释。这也清楚地说明了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冲突中，谁是侵略者，谁是侵略的受害者。

国际社会曾经宣布维持殖民主义是有罪的。联合王国在那方面犯了罪，损害了我的国家，肢解了我们的部分领土，而今天它还坚持企图用武力夺回那部分领土的罪恶态度。

侵略行为一定不可得到好处，这点业已阐明。这正是阿根廷所谋求的，它无能为力地目睹了英国由于其侵略行为而侵占它的岛屿149年，而在149年后的今天，这一侵略行为正在重演。

有人企图过分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说阿根廷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国家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义务。有人说英国的侵略发生在很早以前，还企图引出一种时效法来掩饰过去历史上的事件。

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巴西代表在这场辩论中就这方面作了最好的表述，他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仲裁裁决书，也没有国际司法的决议或条约给予英国的占领以法律上的有效性，时间的流逝也没有给予占领这一事实以合法的有效性，因为感到不平的国家——阿根廷——不断地一再对这一占领提出抗议和反对。”〔S/PV.2360，第66页〕

在最近几天举行的谈判中，英国使用了一个人所共知的方法：提出他们的似乎是崇高原则的要求，然后归咎于阿根廷不承认这些崇高原则的否定态度。这

是一种陈旧的、人们熟悉的方法。在自决原则问题上就是如此，联合王国提到自决原则，企图给它对该群岛的非法占领披上体面的外衣。于是，英国在谈判中一再提出尊重岛上居民愿望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成为达成谅解的主要障碍之一。

我想说得明白一些——尽管我甚至没有必要来提到这一点——阿根廷过去一直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民族自决是当代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始终把自己同任何寻求自决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贯赞同联大通过的每一个尊奉那项权利并使人民能够实现自决的决议。英国这一典型的殖民国家当然不是一个在这方面可以教训别人的最好国家。

合适的倒是回顾一下联合王国自己在讨论把自决权写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题时声称，联合王国完全不能接受关于自决权的条款，并接着说，在公约中不应有不涉及人的基本权利的条款。不仅如此——据英国的推理——自决是一个政治原则，它的实际运用是从属于其它原则、特别是维护和平的原则的。

联合王国的这一确实暧昧的态度，由于它在表决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即联合国非殖民化过程的基本宪法时投了弃权票而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因此，联合王国代表奥姆斯比·戈尔先生在关于提到自决权的决议的执行部分第2段的辩论中表示，他对于包括这一他认为仅仅是一个原则的东西有怀疑，而这个原则即使是在上下文稍微提了一下，对他说来也是不合适的。这一态度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那一份关于自决权的文件预示着联合王国的殖民帝国的完结。

英国的这一立场已在许多国际论坛上重申过，毫无疑问，安理会理事国将发现英国代表团在于墨西哥举行的讨论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是有启发性的。当时，英国代表团声明：

“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根据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或第七十三条(丑)款或第七十六条(丑)款就断定存在着一种自决的权利，这是对宪章的不合理的解释。”

那声明还说：

“如果坚持自决权的存在，那么，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会与宪章中的其它概念发生矛盾。”

我最后还要引用英国代表团在墨西哥的那次重要会议上的一段讲话：

“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自决的原则虽是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情况下，不能给它下一个足够准确的定义而使它成为一种权利，而且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都不承认这个原则是一种权利。”

联合王国对自决权的这些保留意见可以从它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来理解，譬如迪戈加西亚岛的情况，那里的1,400名居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以便有可能在那里建立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在那个事例中，问题没有涉及到英国的臣民，或许这就是联合王国对于自决权所作解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此外，英国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无视自决权，不经协商，不征询民意，不考虑居民的任何愿望，就肢解它的殖民地。简要地说，这是对付那些以这一权利来保卫自己并且要求严格实行这一权利的民族的一把锉刀。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运用自决权，简直是一种歪曲，因为这意味着殖民者的自决权，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把他们在不属于他们的领土上建立殖民地这一不合法的做法合法化。

自决是一种保证，它是一种用来保护殖民地人民、加速根除殖民制度和结束宗主国统治的手段。因此，它不能被用来强化殖民制度和使占领国的留驻合法化。

英国迟迟不肯支持有关殖民地问题的原则，还在谈判中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在保卫民主的借口下，坚决主张原封不动地保持该群岛的管理委员会，这只是用来遮盖岛上存在的真正的殖民结构的一个门面罢了。既然岛上的居民很少，他们能够决定的事情也就很少。土地、贸易、运输、通讯和岛上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务都是由并不住在那里的人控制的，这是遵循了最严格的殖民主义的正统做法

的。居民们因为有了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决策权利而感到满足，然而，只有一个公司——即福克兰群岛公司和一小撮驻在英国的人实际上控制了该群岛上的所有活动并拥有百分之百的土地。

阿根廷从来没有忽视过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在其传统、信仰和习俗的基础上过好生活的合法权利。联合王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他们生活的大改善，是阿根廷采取的主动行动所带来的。这些贡献得到了大会的承认，就象在第3160(XXVIII)号决议和第31/49号决议中所反映的那样。我要从中摘引一些，因为这些内容是阿根廷在有关岛上居民的事情上是如何表现的最好证明。

第3160(XXVIII)号决议写道：

“本组织感谢阿根廷政府按照大会的有关决定，在促成非殖民化的程序和促进该群岛人民的福利”——我再说一遍，“促成……福利——方面不断作出努力。”

另一个决议，即第31/49号决议说：

“本组织感谢阿根廷政府按照大会的有关决定，为便利非殖民化过程和促进群岛居民福利所作的不断努力。”

空中运输是阿根廷提供的。除了通过阿根廷航空公司以外，无其它途径可到达该群岛。海上运输也是阿根廷提供的。石油是阿根廷供给的。为岛上居民福利服务的煤气设施也是阿根廷提供的。当他们需要药物、卫生设备和保健用品时，他们是找阿根廷而不是找英国。阿根廷没有否认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居民的任何一项合法权利，我们愿意提供保证来保障这些权利。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阿根廷附近，它们处在阿根廷的大陆架上，它们属于阿根廷。自阿根廷独立的时候起，这些岛屿就属于并一直属于阿根廷共和国的主权范围。

关于此事，奇怪的是，根据英国的意见，有权决定该群岛命运的人主要依附于从伦敦对该群岛实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际控制的人。联合王国提出了一种多么奇怪的自决形式。

在谈判的过程中，英国指责我们提出了对谈判的

最后结果预作判断的方案。秘书长清楚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阿根廷同意不带先决条件地、真诚地谈判实质性问题。英国要求把体现居民的意愿作为一项决定性因素，显然这是对如何解决这一争端的问题预作出判断并提出条件，使争端的解决服从于一小部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联合王国控制的人所采取的立场。

实际上，英国在指责我们不肯妥协的同时，自己却故意拒绝了阿根廷提出的一切倡议。联合王国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我们原封不动地迅速接受，这实际上使我们面临一个最后通牒。把那个文件同我们通过黑格国务卿的活动而得知的联合王国的最初要求比较一下，是很有启发的，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是谁不肯妥协。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不愿妥协的并不是阿根廷。

美国常驻代表在她的发言中似乎赞同英国对我们提出的说我们不肯妥协的指责，然而，这是不确切的。我尊重、赞赏、尊敬柯克帕特里克女士的学术资格，我同她有着长期的友谊，但是我不能掩饰她发言中的一句使我感到即便不是震惊至少也是惊奇的话。她说：

“美国支持不允许在任何地方特别是本半球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S/PV.2362, 第92页〕

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这样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美国曾多次非法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各种国际问题。

不过，我要回到我们眼前问题的核心上来，并且坚持认为阿根廷并没有不肯妥协。由秘书长提出并得到阿根廷真诚考虑的建议的本质可以提供最好的说明。相反，事实是英国拒绝了阿根廷的每一个建议，从而中断了谈判。它拒绝把舰队撤到一个合理的距离。英国坚持把它的舰队留在距该群岛150英里的地方，这一距离甚至比原来的封锁距离还近。它不同意谈判内容包括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的问题，虽则它过去一直承认主权的争端涉及这三个群岛。它拒绝撤销其殖民主义的行政机构，拒绝代之以由联合国临时管理的、由岛上居民以顾问资格参加的机构。

它拒绝在临时管理时期让阿根廷公民进入该群岛。它这样做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是为了原封不动地保持一个人造的、歧视性的、不公平的制度。它拒绝把该群岛的前途问题委托给大会这一联合国最具有普遍性和最民主的机构来解决，假如在相当的时期内谈判仍无结果的话。

英国政府的这种一再否定的态度是非常说明问题的。联合王国不想谈判。它想用武力在拉丁美洲土地上重建一个殖民政权。

南大西洋的形势明显地属于安理会的职能范围。因此，安理会义不容辞地要负起责任，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结束那影响和平与安全的形势。这些措施只能是停止敌对行动和在秘书长的帮助下立即恢复双方之间的谈判。关于这一点，我想表明我国准备考虑爱尔兰共和国提出的建议。

我国此时此刻是在抵御一场侵略。它动用了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这样做；除了这些手段，我们还有我们的男男女女的决心、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就象在这里安理会中所看到的，我们在斗争中享有拉丁美洲的兄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其它许多国家的友谊，它们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事业中是完全一致的。

我无法预料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的结局将会如何，但我可以向安理会和整个世界肯定，阿根廷共和国绝对相信它会获得它的权利，并且知道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我们知道目前这一形势的唯一结果将是该群岛最终纳入阿根廷的版图。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外交部长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想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几天前，我在这场辩论的主要发言中，提出了我国政府直到那时为止对当前这场危机的全面立场。我不想重复这一切了，以免使安理会感到厌倦。我国政府的观点已清楚地记录在案。然而，我要占用安理会一些时间，对刚才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所说的一些话作出回答。

包括这位外交部长在内的几位发言者都提到了1833年的事件。我要试图把它放到相称的地位。我在

4月28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5007)中，提供了有关在福克兰群岛建立定居点的历史资料，并随信附上了重大事件的年表。我现在把这些事件简要地归纳一下。

在十八世纪，该群岛上已有英国人的定居点，那里也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定居点，而后者因罪犯的来到而扩大了。西班牙人的定居点于1806年被放弃了，那个群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之前的整整十年内是无人居住的。1806年至1833年这一段时期是以混乱为标志的。许多渔船，还有美国的海军舰艇“列克星敦”号，到过这个群岛。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建立一个殖民地——它当时的原话——但是其它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不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权这样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32年至1833年的交替之际，一艘英国船到了该群岛。当时还没有斯坦利港。英国船“克莱奥女神”号的船长翁斯洛占据了埃格蒙特港。在到达索莱达时，他发现了一支由25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和他们的纵帆船“萨兰迪”号。在这以前，当“萨兰迪”号还在海上时，路易斯港曾发生过一场叛乱，叛乱者杀死了总督，阿根廷纵帆船的指挥者把这些叛乱者铐着装上了一艘英国的纵帆船。在他的要求下，叛乱者被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多数人选择了遣返回国，其中有18人听从劝说，留了下来。双方都没有开过一枪。翁斯洛船长升起国旗，再次宣布了英国的主权。

我简要地说这件事，是为了消除对1833年事件的任何误解。这些事件一点也不象某些发言者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这些事件结束了该群岛的动荡不定的时期，随之是149年的和平与繁荣，在那期间，岛上出现了它有史以来唯一能生存的社会。

阿根廷外交部长在其讲话的开头部分谈到了联合王国的暴行。就我们看来，暴行是阿根廷犯下的。在光天化日之下，阿根廷的武装力量在4月初入侵了福克兰群岛。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条款确认了这一点，而安理会成员对该决议是很熟悉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陷入冲突？说我们企图在南大西洋建立某种新形式的大英帝国是荒谬可笑的。我不相

信有任何人，即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人，会相信这种说法。我们陷入冲突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陷入冲突首先是因为阿根廷入侵了该群岛，把岛上的居民置于他们坚决不要的外国统治之下；其次是因为阿根廷始终拒绝贯彻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提出的无条件撤出其军队的要求。

阿根廷外交部长详尽地谈到了自决，并把我国称作典型的殖民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的确采取了把自决看作是一种原则而不是一种权利的立场。然而，1966年通过了两个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都写道：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大会第2204(XXI)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批准了这两个已经生效了的公约。还有，在1970年，大会一致通过了——那就是说，联合国也参与了此事——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称：

“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之原则，各民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等等〔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我国不仅在宪章、公约和友好关系宣言的意义上赞同自决权，而且我们还进一步驳斥了说我们现在还是典型的殖民国家的说法。自从1960年底大会第1514(XV)号决议通过以来，我们给不少于28个国家带来了主权和独立，并使它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为我们的历史成就而感到骄傲，我认为我们有一切权利为之自豪。

我现在谈谈整个有关福克兰群岛人民的问题。阿根廷外交部长断言，对福克兰群岛的人民运用自决权是一种歪曲。完全不是这样。福克兰群岛的人民为数很少——约1,800人——但是正如我以前多次在安理会说过的那样，这决不能减损他们根据国际法、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所享有的权利。他们是一个社会。他们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但他们是一

个和平的社会，他们是一个同族的社会，他们是一个在一个世纪里发展了民主制度的社会。

我现在谈谈有关在异常勤奋的秘书长指导下进行的最近一轮谈判的情况。我们并没有向阿根廷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就象我几天以前在安理会的主要发言中所说的，经过伦敦最高级官员的非常仔细的考虑，我们已经达到了我国政府真诚并且仔细地认定的、在不损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放弃的原则的前提下保持灵活性方面所能达到的最远地步。这些主要原则中的一条就是，即使在过渡时期，福克兰群岛人民的民主的、自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也不能撤销或者被撤在一边。如果同意了这样做，将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念，对我们自己的责任，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责任，对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应负的责任的极大背离。

阿根廷政府在这方面所准备接受的是，他们可以以私人身分充当临时行政官的顾问，但条件是同等人数的阿根廷籍公民也得到类似的任用。岛上的阿根廷人大约有30人，整个群岛上的居民约1,800人。从统计数字上看，这一建议显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从概念上来看，这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导致撤除这些自十九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机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福克兰群岛管理委员会的大选是在1981年10月举行的。即使是在过渡时期，难道这也能干脆撤在一边吗？

我不想更多地谈我们答复的实质并将它与阿根廷所作反应的实质进行对比了。我已经以很多方式很详细地这样做了。我只想这么一点：在七个星期的谈判中，我国政府怀着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真诚和衷心的希望对我们原先的主张作了许多调整。我们到了我们认为就象我刚才所说的不损害我们所不准备损害的原则的最远的地步了。

当我们收到阿根廷政府的答复时，我们觉得这一答复表明阿根廷并没有从它七个星期前在联合国论坛之外进行的谈判一开始就采取的最初立场前进一步。我们除了把它看作是对我们的建议的全面拒绝外，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的形势依然是4月初以来就存在的形势。冲突的起因是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和阿根廷拒绝按

照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中的强制性要求撤出。结果是引起我们大家如此严重关切的冲突。只要消除阿根廷人在该群岛的非法存在这一起因，这种结果也就会消失。我们没有别的欲望，只是要保护福克兰群岛居民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应享有的权利，纠正已经做出的错误行动，表明政治争端不能并且不可以用诉诸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以及毫不含糊地表明决不允许也不可能从侵略行为中捞到好处。

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我想感谢英国代表的发言，但是我不能对他的一些说法默不作声。我想简单地评述一下他讲话中的三、四个观点。

我不想谈历史上关于该群岛主权的争论。这已经很详细地讨论过了，并且我认为阿根廷从西班牙那里得到的对该群岛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我本来要读一封信，我这里有这封信的一份抄件，此信是拉塞尔爵士于1841年写的，他在信中带着典型的英国式幽默，对英国对该群岛的主权表示如此的怀疑，以致他建议英国人到该岛上去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英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是如此脆弱，他们可能被几个强国中的任何一个驱逐出去。我一定把拉塞尔爵士的这封信的文本转交给安理会，特别是传交给联合王国代表，因为我认为它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我本来完全可以用与联合王国代表用来结束其发言的一样的话来结束我在安理会的发言，如果我也象他那样善辩的话。

他说要消除起因。起因确实必须消除，但这个起因是英国对该群岛的非法占有。

他还说必须寻求一种谈判解决的办法。对此，我们完全同意。

最后，他说不能附带任何先决条件。我们自己放弃了一切先决条件以利于本组织有才华的秘书长的的工作。我们请英国也放弃任何先决条件，对居民的命运和权利，不预先判断其结果，从而使平等地开展谈判成为可能。

阿根廷完全愿意进行各种谈判，希望这些谈判能够导致和平。

就象在所有的争端中一样，争端的任何一方都确信自己是对的。我相信，谈判是调和分歧点和对立立场的合适途径。否则，英国发动的军事行动还将继续，这对人类和安理会来说是一种耻辱。

主席：发言到此结束。安理会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开会日期将由秘书处通知。

下午 1 时 45 分散会。